

留美幼童计划：中华创始之举

148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72年8月11日，一批年龄9岁到15岁的中国少年登上轮船驶向大洋彼岸，他们是清朝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幼童。从1872年到1875年，清朝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留美幼童。“留美幼童计划”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后一件为之呕心沥血的大事。曾国藩去世近五个月后，此事终于艰难成行。李鸿章称之为“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留美幼童大都来自穷人家

在当时，留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绝不是什么抢破头皮的好事。120名留美幼童绝大多数都来自贫苦平民家庭，无一高官家庭子弟。他们刚踏上美国国土时，看到隆隆奔跑的火车和“奇形怪状”的建筑，竟一度吓得目瞪口呆……

但是，就是这些出身平凡的中国孩子，在经过早年的惊愕后，很快就以坚贞的爱国心与惊人的学习能力，迅速克服语言障碍，不但获得优异的成绩，更完美融入到美国的校园环境里。

位于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今天或许是个不起眼的城市。然而100多年前，它是美国保险业中心、制枪业中心、出版业中心。当年中国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大楼也坐落在这个城市。

哈特福德高中，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古老的中学，创建于1683年。包括晚清外务大臣梁敦彦、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在内，曾有28名中国幼童在这里就读。

“回想起我在哈特福德的中学时代，奇怪地发现我的记忆中最亲密的那些朋友竟然全都是那些来自中国的

孩子。他们拥有迷人的东方气质，还具有天才般地接纳新事物的能力。”中国幼童的中学同学，后来在耶鲁大学任教的菲尔浦斯教授在1939年的自传中如是说。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我们玩橄榄球选人分队时，邓（邓士聪）一定是首选。因为他又矮又壮，身材天生接近地球，跑动起来像只小猎犬，躲闪的功夫又像只猫。如果说邓在速度和风度上占优势，那么康（康康龄）则是力量型选手。他身材健壮，脸上永远挂着善意的微笑，他可以穿越四五个美国同学的封锁，闯过目标线。在棒球场上，曾（吴仰曾）是最佳投手，他投的球几乎没有能被击中的可能。”

而那几年哈特福德高中的毕业典礼，也成了留美幼童们的舞台。他们不但拿出了优异的毕业成绩，更一个个奉献了经典的演讲。比如梁敦彦的《北极熊》，痛斥了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无耻行径。蔡绍基的《鸦片贸易》，揭露了英国可耻的鸦片贸易，并代表那一批留美幼童，用英语喊出内心的声音：“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



在美国读大学期间，留美幼童合照。



1878年，留美幼童组成的棒球队合影。

时局运荡，留美计划戛然而止

曾国藩曾把制船造炮看作“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有法律、数学、天文、机械等各色专家上百人之多。曾国藩还网罗了清朝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回国后致力于启动“留学计划”的容闳。之后，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联名奏请下，容闳提议的“幼童留美”之梦，终于变为现实。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美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清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此事令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中国劳工和当地美国人及其他国家劳工的生存竞争，被政客利用，煽动起要求限制华工入境的种族歧视运动。

1880年12月17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奏折，指出洋留学事务局：“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人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语。”

李鸿章心情矛盾：幼童未能进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使他的初衷大打折扣；美国西海岸排华使两国关系转入低潮；而他的洋务事业又急迫需要人才……

这时，容闳为挽救留学事业作了最后的抗争。他立刻向当地的推切尔牧师求助。推切尔牧师等人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推切尔牧师和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请求他的帮助。

但一切并没就此好转。1881年5月16日李鸿章致电留学监督陈兰彬，令选择20名“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的幼童，立刻到各处电报馆学习电学，准备两个月后回国供差。李鸿章此举，原想以20名幼童的撤回搪塞“撤局”的动议。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是日奉天谕：“依议，钦此。”

成年后的他们 大都是精英、忠烈

回到祖国后，这些曾为国家赢得荣耀的年轻人，得到的非但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赤裸裸的羞辱。从下船登岸起，他们就被水兵强制押送，安排在“门窗均已潮湿腐烂”且“霉气熏鼻”的破屋子里，过了三四天囚徒一般的生活。之后，他们才被押去道台衙门，接受道台大人的讯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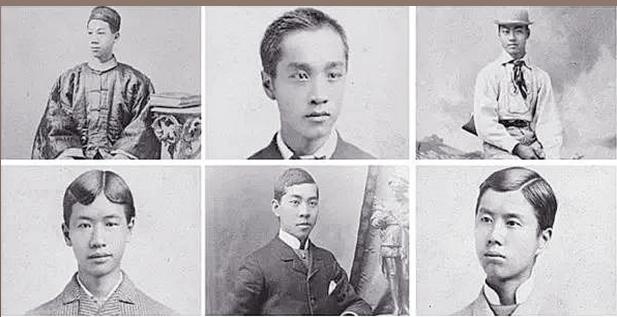
但即使如此，这群遭到清政府刻薄无情对待的留美幼童们，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了近代中国的脊梁人物。比如1881年被提前召回，后来建成京张铁路，成为中国铁路业“祖师爷”的詹天佑，又比如1881年幸运留在美国继续深造，后来公认“中国机器采矿创始人”的吴仰曾，还有背负着“庚子国难”耻辱据理力争，促成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外交家梁诚，都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

另外还有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喊出“中国没有死”豪言的天津大学创办人蔡绍基，末代皇帝溥仪婚礼上的伴郎，曾以“俄国是窃贼”走红哈特福德高中的外交家梁敦彦，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首位美国华人律师、晚清“法科进士”张康仁，美国华工的“保护者”李恩福……这么多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亦是当年那120名留美幼童中的一员。

但比起这些后人熟知的“大人物”来，同样值得后人铭记的，却有下面这几位“小人物”。

首先是1884年8月23日，中法战争“马尾海战”的战场上，这场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悲壮战役里，亦有四名当年的“留美幼童”为国捐躯：“振威”号六品军功郎咏钟，“扬武”号六品军功杨兆楠，“扬武”号六品军功薛有福，“扬武”号七品军功黄季良。

然后是十年后，即1894年7月25日的甲午中日丰岛海战上，“济远”号帮带大副沈寿昌，就是当年“留美幼童”里年龄最小的一位，指挥发炮的他在战斗里头部中弹，壮烈倒在驾驶台上，成为甲午海战里第一位殉国的中国军官。（本报综合）



在美国求学时期的留美幼童，他们已经剪去了辫子。



首批留美幼童合影